

动物王国之旅

6



WILD THINGS

斑马风暴

ZEBRA STORM

(英) 伊丽莎白·莱尔德 (Elizabeth Laird)

著

赵翔 译

飞思动漫产品研发中心

监制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斑马风暴

ZEBRA STORM

(英) 伊丽莎白·莱尔德 (Elizabeth Laird) 著

赵翔译

飞思动漫产品研发中心 监制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ZEBRA STORM

Copyright © 1999 Elizabeth Laird

本书英文字版书名为《WILD THINGS》，由 Macmillan Children's Books 授权出版，著作权归 Elizabeth Laird 所有。本书简体字中文版授权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专有出版权属电子工业出版社所有。未经本书原出版者和本书出版者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或传播本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14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斑马风暴 / （英）莱尔德（Laird,E.）著；赵翔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11

（动物王国之旅；6）

ISBN 7-121-00407-0

I.斑... II.①莱...②赵... III.奇蹄目，斑马—普及读物 IV.Q959.84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0127 号

责任编辑：王 蒙

印 刷：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100036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4.5 字数：115.2 千字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 000 册 定价：99.00 元（全套）

凡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图书，如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电话：010-68279077。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z@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莱尔德生于新西兰，3岁时举家迁至英格兰。自那时起，她游历了世界各地，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在一次冒险中，她于某夜在一个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区走失，遭遇了一头愤怒的犀牛，并侥幸逃脱了水牛和大象的袭击。她遭遇非洲野生动物的经历促使其完成了这套野生动物系列的写作。

她是一位成功的优秀作家，其作品有《清晨红色的天空》、《亲吻尘土》、《秘密朋友》（获1997年卡内基奖章提名）和其他多部儿童小说。

在这套野生动物系列的创作中，伊丽莎白·莱尔德得到了肯尼亚野生动物专家和常年与动物共同生活的当地群众的帮助。

《动物王国之旅》系列

英国著名作家伊丽莎白·莱尔德游历了世界各地，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动物。而遭遇非洲野生动物的经历，促使她完成了这套巨著——《动物王国之旅》系列。本系列书运用浓墨重彩的叙事手法，通过描写非洲野生动物与人类发生的故事，向读者展现了非洲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赋予了野生动物更多的情感，更传达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书中故事构思精巧，情节真实感人，而且还配上了精美的插图，能够更加生动直观地帮助读者理解故事的发展。

书中对主人公及动物的描写栩栩如生，尤其是作者那饱含对野生动物的热爱渗透纸背，让人不由得心生对野生动物的关爱和保护心理。书中讲述的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不仅生动通俗，而且惟妙惟肖，仿佛身临其境，启迪人们更加懂得尊重自然，尊重一切生命。

本系列图书如下：

1. 豹迹
2. 狒狒岩
3. 大象雷鸣
4. 犀牛攻击
5. 红狼
6. 斑马风暴
7. 拯救鹦鹉
8. 海龟暗礁
9. 黑猩猩大逃亡
10. 狮子的骄傲

我们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 话：(010) 68134545 68131648

电子邮件：support@fecit.com.cn

飞思在线：<http://www.fecit.com.cn> <http://www.ecomic.com>

飞思动漫产品研发中心

目 录

引子.....	1
第 1 章 南犹基的来信.....	3
第 2 章 捡金豆游戏.....	10
第 3 章 山下的大牧场.....	20
第 4 章 马赛人的旅馆.....	29
第 5 章 勇士的歌.....	36
第 6 章 骑骆驼.....	42
第 7 章 沿着斑马的足迹.....	49
第 8 章 孤独的斑马.....	56
第 9 章 母狮子.....	65
第 10 章 沙漠里的危险.....	71
第 11 章 恶梦般的驾车体验.....	80
第 12 章 飞行救援.....	87
第 13 章 心有余悸.....	93
第 14 章 雌狮面临的挑战.....	101
第 15 章 勇士的夜晚.....	109
第 16 章 雨！雨！雨！.....	118
第 17 章 回家.....	125

引子

旱季已经到来好几个月了。那匹雄斑马用黑色的蹄子踏过坚硬龟裂的土地，一路扬尘而去。水坑快要干涸了，一条细细的小溪勉强还在流淌着。一丝微风吹过，灰尘在半空中飞舞着，轻轻落到了不远处的小溪里。

斑马低垂着它美丽的脑袋，缓缓地走过，忍受着太阳和土地的炙烤。从前的这个地方，也曾是芳草鲜亮，流水潺潺的。可现在，龟裂的土地失去了往日的风华，只留下来来往往动物的足迹，纷繁凌乱，一如这个干旱的世界般让人不免有些躁动。地上的脚印印证着曾经出现过的生命，也印证着这里曾有的湿润。就在昨天，这里还有几个污浊的泥水坑，还可以让斑马润润喉咙。可现在，这些水坑都消失了，就像从没有出现过一样。

它抬起头，深情地望着眼前这个荒凉的世界。这是它的领地，它用尽毕生精力寻找到的领地。而此刻，它却得放弃这个凝结着无穷心血和爱情企盼的地方，迎着危险，依靠记忆去远方的河边寻找水源。它得绕过那些栅栏，甚至穿越公路，直面随时出现的致命危机。它惟一可以做的就是恳求上帝保佑自己——这个造物主的奇迹。

斑马摇了摇头，颈后的鬃毛都泛起了波纹，它曾经还知道一个有水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附近。整整一个白天，它都漫步在自己的领地里，一无所获。随着夜幕的降临，一股似乎来自遥远世界的水气飘进了他的鼻子，他紧吸了几口，一溜儿小跑地循着水气追了上去。

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喜悦中的斑马怎么也不会想到，危险正一步步向自己逼近。不远的地方一个黑影正也同样兴奋地看着它，这是一个人，一个同样处于饥饿和干渴威胁中的人。

这时，却是一条蛇拯救了我们的主人公。它似箭一般冲出了草丛，昂着头左右摇摆着，挑衅地吐着信子，好像马上就要扑上来似的。斑马愣了一下，那人手里的矛就飞了出来，可就是因为那一愣，本来瞄准斑马心脏的矛尖飞快地刺进了斑马的臀部。

鲜血四溅，染红了美丽的黑白条纹。

斑马又惊又痛，转身向着河流的方向飞奔。它向南跑了不久，一头闯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它稍稍休息了一下，全身因为疼痛和恐惧而微微颤抖。四周一片死寂，似乎危险已经渐渐远去了。

天色完全黑下来了，褪去了奔命的兴奋的斑马，突然感觉到无比的虚弱，因为渴，也因为腿上的伤口，它几乎要放弃了，想要一头躺下静静等候死神的召唤。可一种熟悉的气味让它重新焕发了生机——水，水就在附近！

它低着头，穿过了一片低矮的灌木，向着远处的一个岩缝走去。

月亮升起来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后了，这时的斑马正满足地徜徉在一条小溪旁，水珠从嘴边滑落，如同天使的馈赠，闪闪发亮……

1 南犹基的来信

约瑟夫孤独地站在街边，眼前是滚滚车流，卡车、轿车，还有无孔不入的小巴满载着奔忙的人们，追逐着，吵闹着。急促的喇叭声，让人想起了沙漠里长长的一队软脚骆驼——这是一个纷繁的都市，喧嚣而浑浊。在都市的喧嚣和浑浊中，男孩约瑟夫孤独地站在街边。

他似乎对街对面那个玻璃门脸的修车厂有很大的兴趣。

“是的，就是这里。”

约瑟夫咬着指甲，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吧，他知道，他找到那个地方了，就在脚下。

约瑟夫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似乎是一封信。封皮上用认真的英文写着约瑟夫母亲撒拉的地址，落款是萨穆尔教士。这封信无论对于男孩还是他的母亲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带来了男孩父亲七年以来的头一个消息。

“亲爱的撒拉女士，”信上说，“久违了，

不知您还能不能记起我？我是您的丈夫奇奥库的朋友。七年前，老奇奥库和我们几个一起到津巴布韦找点活干。没多久，我们就分开了，我在现在的教堂里当了一名牧师。之所以和您联系是因为最近我听说了您丈夫的音信。他在南犹基的一个出售新车的汽车工厂工作。

“我很了解您的丈夫，他是个骄傲的人，自打出门起就一直想着能衣锦还乡，但是还一直没能如愿，这让他很惭愧。我想，他也许不会再回去了。

“可是，撒拉女士，您的丈夫需要他的家，而且他深深地爱着你们。他离家七年没有音信是他的错，他不应该让一位女士等待这么久，但也许您可以原谅他，你们还有一个儿子，约瑟夫，是吗？这个孩子也需要他的爸爸。”

“撒拉，南犹基离内罗毕很远很远，但是如果您能够给奇奥库捎个信，或是让您的儿子去找他，那可真的是太好了！”

“上帝保佑。

——萨穆尔教士”

这封信不知已经看了多少次了，关于父亲的回忆却又一次浮现在约瑟夫的脑海里。父亲离家的时候他已经六七岁，但是所有他能记起的却只剩下一双严厉的眼睛和紧锁的眉头，生气时刺耳的吼叫，还有头上身上一下下的生疼的责打。他无法想起哪怕是一次充满爱意的拥抱或是和蔼的声音。约瑟夫太害怕他的父亲了，甚至在父亲离家之后，也只是感觉到了开心。

这实在是不公平，约瑟夫想。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企盼参加这次去山下大牧场的远足。同去的不仅有他的朋友艾芙拉和汤姆，还有艾芙拉的父亲——教授先生。那个大牧场对孩子们有特别的吸引力，它是肯尼亚北部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野生的犀牛悠闲地生活在那里，罕见的细纹斑马徜徉在大草原上……约瑟夫一直企盼这次远足，更美好的是，远足的日子正一天天地到来。

直到有一天，他的母亲撒拉与他的谈话却几乎毁掉了这次远足。

“你会路过南犹基吧？”撒拉说，“我问过教授先生，他说你们会在那里吃午饭，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到汽车厂去找找你的父亲，萨穆尔教士先生说得没错，找到他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我真的不想去，”约瑟夫想，“我真的真的不想去！”

一个土著小孩突然跑到约瑟夫的身旁，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木刻斑马，木头上斑马的细纹刻得歪歪扭扭的。

“买一个吧！”他用斯瓦希里语说，“很便宜的，只要10先令啊，要吗？”

“谢谢了，不用了。”约瑟夫也多少会一些斯瓦希里语，说着便轻轻地把他推到一边。

咖啡馆里传来了汤姆、艾芙拉和教授的声音，他们刚刚吃完午饭。他犹豫了一下，扭头说要去街尾的一家店里买些东西。他从没有向他们提到过那封信的事。自然，他们也不了解约瑟夫父亲的情况。

教授先生想要立马启程，这样才能在天黑以前赶到山下的大牧场。如果过一会儿约瑟夫还不回来的话，他们就要去寻找他了。

真是天赐良机！

他一头扎进滚滚的车流里，顾不上看左右，甚至差点就扎进了一个卡车的轮子里。司机吓坏了，疯狂地摁着喇叭，从车厢里探出身子破口大骂。约瑟夫没管身后的吼叫，跌跌撞撞地冲到车厂的两扇门前，稍微平静了一下，就迈步走了进去。

里面可真亮堂，停满了惹人喜爱的新车和巨大的机器，闪耀着玻璃和金属的光泽。一对白种工人一边检视着一台黄色的大拖拉机，一边充满自信地讨论着什么。约瑟夫在门口站了会儿，鼓起勇气穿过那片令人恐惧的空场，走到远处的那张桌子前。桌旁坐着一个穿着醒目蓝色夹克的男子，正在用斯瓦希里语打电话，这个家伙说话还蛮快的。

那个男子挂了电话，抬头看见约瑟夫，轻轻地皱了下眉头。

“你是谁？”他不由分说地抢白道，“你想做什么？”

寂静的厂房里，只有他的声音在回荡。

那两个白种工人也回过头来看着约瑟夫，他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涨到了脸上。他不想被人发现如此紧张，更不想再被抢白一次。所以很快，他就平静下来，走到了那张桌子旁边。

“啊，不好意思，先生。”他说，“我，我是来寻找……啊……寻找……我的……”

那个男人上下打量着约瑟夫，看着他身上随意的运动鞋和 T 恤衫，眼光变得轻蔑起来。似乎在说，这里可不是你这样的穷小子来的地方啊。约瑟夫一时说不出话来，开始急躁起来，眼前的这个家伙似乎只是个售货的小喽啰，根本不是什么主事的人。

“我来寻找奇奥库·木阿图，”他壮了壮胆，“我……啊……他在这里工作……”

那个男人朝房子后面的一个小门抬了抬下巴，“要是你打算看看这里的机器，走这边，”他说，“而这里，只有我们的主顾们才能待着。”

约瑟夫紧皱眉头，那个家伙的口气实在让他不舒服，但很快他似乎明白了那个男人的意思，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他知道这个名字，约瑟夫想，他在这里！他就在这里！他就在那堆机器的中间。

约瑟夫拖着腿费劲地推开门，走出了厂房，下了几级台阶到了车厂中间的院子里。阳光刺目地射在他脸上，约瑟夫不由得眯起了眼睛。

院子里，汽车和机器停放在院子边的一排排小棚子里，乍一看像是个废弃的空场。可没多久，约瑟夫就听到了从里面传来的工具声和低沉的说话声，他的左边有两个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在修理一台汽车的引擎。

是他！对，是他！他就在那里！约瑟夫意识到了这一点，愣住了。他惊恐地看着离他最近的那个人的后背，看着那个人强健的肩膀，看着他努力工作的样子。他心里又涌上了那种恐惧，那种他父亲还在家的时

候经常带给他的恐惧。他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5岁。

不！一个声音在头脑里回响，我不要这样！我不想这样做！我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做！不！不！他越想越害怕，甚至就要转身抬脚离开，回到那个愤怒的“喽啰”那里。这时，其中的一个工人发现了他，轻轻用胳膊推了推另一个人，那个人直起腰来看着约瑟夫。约瑟夫的情绪缓和了一些，发现那两个人都很年轻，比起父亲应有的年纪要小许多了。

近处的那个男子用袖子揩了揩闪着汗水的额头，“你是来找人的？”他友好地说。

“哦……不，”约瑟夫回答，“呃……没事没事，我只是一下子迷路了，我走了。”

另一个人却专心地盯着他：“你从前到过这里吗？我好像认识你，不是吗？”

“呵呵，”头一个男人笑了，“你每天都能看见这张脸，再仔细看看，他多像奇奥库啊！太像了，像极了！”

“嗯？”远处的那个跑近了，怀疑地打量约瑟夫，“哦！简直是个奇迹！你和奇奥库太像了，你是他的亲戚吧？你是来看老奇奥库的吧？”

“我……我是他的儿子。”约瑟夫回答，他很喜欢眼前这个男人的友好，也不那么紧张了。

“他的儿子啊！”眼前的这个男人摇了摇头，“他可真是是个古怪的家伙啊，他从没有告诉我们他还有个儿子呢！”

约瑟夫的嘴唇愤怒地颤抖起来，父亲的朋友居然根本不知道他还有个儿子！

眼前的男人还在唠叨：“老奇奥库啊，总是一个人待着，太孤独了，他从来不对别人说起自己的事。不过，你今天运气可不大好啊，奇奥库出城办事去了，他开卡车到一个农场去了。”

约瑟夫如释重负，他转身想离开：“谢谢您跟我说这些，很抱歉打扰您了。”

那个男人又笑了起来。

“你根本就没有打扰我们嘛，我倒是觉得能见到奇奥库的儿子蛮有趣的，你住在哪里？”

“在内罗毕。”

“内罗毕？”那个男人关心起来，“那你到南犹基一定走了很远的路吧？只是为了来找你的父亲？你还在南犹基待着吗？在哪里住宿啊？我一定跟奇奥库说，让他去找你。我想他今天一定能回来的。”

“我不在南犹基待了，”约瑟夫退了一步回答说，“我们只是路过而已，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度假，很快就要向北进发了。”

“哪儿？你们要到哪儿去？”那个男人还不放弃，“谁带着你们啊？”

“我们要去山下的大牧场去，”约瑟夫有点不情愿，他实在不愿再说出什么，但又不想显得太无礼，“嗯，和托菲教授和他的女儿一起去，不过，告不告诉他，我是说我的父亲，倒是无关紧要，真的，我们就在那里待几天，真的，无关紧要。”

说完他就溜烟跑了，直到跑出了院子才停下来喘了口气。

等他回到咖啡馆，艾芙拉和汤姆已经在外头了，等着教授先生来买单。汤姆正在看一个土著小孩手里的木刻斑马。

“我弟弟一定会喜欢这个的。”汤姆看上去蛮高兴。

“小吉米？”艾芙拉说，“这个东西不会出声啊汤姆，那个小家伙一定会把它当做糖果，然后放到嘴里舔个遍，那上面的漆一定会被小家伙吃下去，那可是有毒的。”

“那我自己想要一个总可以了吧？”汤姆说，“我觉得蛮不错的。”土著小孩觉得就要成功了，又努力地把斑马举近了些。

“便宜，很便宜的，”他说话很平静，“价廉物美，只要 20 先令啊！”

“20 先令？”约瑟夫怀疑地说，“你疯了吧？刚才你还对我说只要 10 先令呢！”

那个孩子委屈地看着他，“可他们是白人啊，”他用斯瓦希里语说，“他

们买得起的，别搅了我的生意啊哥们。”

“他们是我的朋友，”约瑟夫生气了，“你骗他们！”

那个孩子轻蔑地盯着他，直到远处开来一辆轿车，才跑过去挥舞他的斑马。

“25先令，25先令就能买到一只可爱的斑马啊！”

“哦，他走了！”汤姆显然很失望。

这时，教授回来了。“哦，孩子们，咱们动身吧。东西买完了，约瑟夫？”

约瑟夫点了点头，他感觉很糟糕。他干嘛要多管闲事呢？现在没人高兴，汤姆没买到斑马而那个孩子没赚到需要的钱。

究竟这次度假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有些苦涩，转身钻进了热烘烘的漫步者吉普车。

2

捡金豆游戏

约瑟夫捡起一把鹅卵石，三个一堆地扔到岩石上那些蛋形的洞里，这块石头上平行地凿着 22 个洞。这就是山下的大牧场的一角，山脚下那块平坦的石头可真是一个天然的玩捡金豆的好地方啊，约瑟夫忍不住手痒。

“当你那边的洞里没有石头的时候，你就赢啦，当然，你还得努力把我这边的赢光。”他教汤姆，“你来看看，就是这样。”

汤姆看得很认真，试着把自己的石头扔到自己那边的洞里。一时间，只听到石子哗啦哗啦的声音和艾芙拉的鼻息。稍远一些的地方，教授先生踱着步子观看山下的风景，踩出嘎吱嘎吱的脚步声。

不一会儿，约瑟夫得意地嘟囔了一声，抬起了头。

“我赢了！看，我这边没有石头啦。”

汤姆皱起了眉头：“你刚才玩得太快，根本就看不清嘛！不行，不行，再来一次！”

“嘿，轮到我了！”艾芙拉一把抢过约

瑟夫手里的鹅卵石，在面前摆开。

约瑟夫站起来直了直腰。他不再对这个游戏有什么兴趣了，他离开了人群，坐在一块温暖的大石头边上，悠闲地晃着腿。他用手托着下巴凝视着远处浅蓝色的群山，还有山下绵延的一大片草地。深色的山顶映衬着纯净的蓝天，山腰被薄雾笼罩，连绵的山峦似离地漂浮，如在仙境。

天色还早，太阳也刚刚冒头，给地面上裸露的岩层镀上了一层蜜糖似的金色，下面的地面上撒满了白色的和粉色的石英碎屑。过去的几个月里，严重的干旱把这片土地带进一场灾难里。地上柔软的小草显出枯萎的黄色，仅有的几棵橡胶树也显得十分干枯，蒙着许多灰尘的树干变成了棕灰色。只有小溪旁边的几棵金鸡纳树看起来还有些许生气，叶子像绿宝石一样透着可爱的嫩绿。

约瑟夫听到身后的艾芙拉咯咯地笑出了声，大约是她走了一步好棋吧，而汤姆的声音却充满了沮丧，这个家伙可真不是玩这个的料。远处一只麦鸡高亢地唱着，织巢鸟吱吱喳喳地围着橡胶树上的巢飞来飞去。除了这些美丽的声音，这里可以说是万籁俱寂了，四处弥漫着令人宽慰的平静。

昨天在车厂的遭遇深深刺伤了约瑟夫，自从他跑出那个车厂之后，那个场面还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翻动。父亲就在离家几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生活了那么多年，却一直都不肯给妈妈一点点消息，在妈妈心里，他一直是生死不明。约瑟夫想，自己真的觉得——虽然不是说这话的时候，但他还是要说——他恨自己的父亲！

艾芙拉的一声尖叫惊醒了沉思中的约瑟夫。

“看，斑马！”

汤姆还在优柔寡断地决定到底在哪里放下手里的石子，他也陷入了思索，根本无暇抬头。

“是吗？这些不是那种稀有品种，只是一些普通的斑马，我们昨天至少看见过几百万匹了，啊，至少是几百匹，对吧？”